

臺北醫學大學史瓦濟蘭熱帶醫學研究計畫

-成果心得報告-



贊助單位：明日醫學基金會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何牧行

臺北醫學大學「駐史瓦濟蘭王國醫療團」為初步瞭解寄生蟲病於史國流行情形，由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寄生蟲學科范家堃教授組成專家調查團前往史國進行學童與民眾的寄生蟲感染流行病學調查與治療計畫。根據2009年研究結果發現『腸道原蟲感染』與『人畜共通寄生蟲感染』問題於史國的嚴重性，由於史國為高度HIV 感染的國家，一旦罹患HIV 的民眾免疫力降低時，此類寄生蟲對於史國民眾健康甚至生命的危害甚劇，史國與台灣醫團需要加以持續關注監測此類寄生蟲病於史國民眾的感染的情形(范家堃，2009)。故此次前往史瓦濟蘭王國主要目的為瞭解史瓦濟蘭學童與民眾目前腸道寄生蟲、埃及血吸蟲、瘧疾與人畜共通寄生蟲(犬蛔蟲與弓形蟲)感染狀況及當地HIV防治計畫及政策，並至當地HIV防治機構進行實習。



於史國期間，我們參訪機構如下：1.RFMH(Raleigh Fitkin Memorial Hospital)史瓦濟蘭當地私立醫院。2. MGH(Mbabane Government Hospital)史京醫院，史瓦濟蘭公立醫院，位於首都 Mbabane，為史國最大之醫療機構。3.ICAP(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IDS Care and Treatment Programs)哥倫比亞大學公衛學院於史瓦濟蘭進行愛滋防治計畫之組織，透過教育、溝通、訓練當地醫護人員使其具備愛滋防治之觀念及技巧。



RFMH(Raleigh Fitkin Memorial Hospital)，於 RFMH 實習兩天，RFMH 在寄生蟲感染方面，有醫檢師負責檢驗病人的尿液、血液等檢體，於實習期間也有病人因感染埃及血吸蟲前來求治。在 ART Clinic(反轉錄病毒療法)愛滋病中心見習時，令我非常驚訝的就是來求治的病人真的是男女老少都有，顯示史瓦濟蘭愛滋病盛行率是如此高地可怕!另外於病房見習時也發現，這裡的設置和台灣非常不同，將所有病人放置於同一間，病情嚴重的、有肺結核的放置在最裡面，依序分級安置病人，在有限的空間中，做出符合感染控制標準的方式，令我見識不少。



MGH(Mbabane Government Hospital)，台灣駐史瓦濟蘭醫療團駐團於此，醫院資源豐富，有美國捐助之醫學檢驗大樓，為史國資源最豐富的醫院。在這裡我們有進手術室見習，我們很好奇地請教醫師，這裡愛滋盛行率如此高，要怎麼保護自己?醫師回答我們，在執行任何侵入性治療時，把每一位病人都當成是 HIV Positive 的病人，自己提高警覺，專心專注，其實也不要想太多，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雖然知道 HIV 的傳染方式、途徑，但在 MGH，學長姊教導我們應該隨時提高警覺、保護自己，才算是專業的醫護人員。



ICAP(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IDS Care and Treatment Programs)，ICAP 實習期間，讓我更加了解史瓦濟蘭 HIV 的現況，ICAP 做了許多的調查及研究，

進而擬定計畫、目標，努力去執行、改善，也發現在兒感染 HIV 方面的預防保健甚為重要，在各個醫療機構、診所也積極辦理講座及訓練醫護人員，使其瞭解 HIV 在兒科的重要性及預防、治療方針。在台灣，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療法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也就是俗稱的雞尾酒療法的普及，已經使愛滋病漸漸成為一種慢性疾病，國人對其了解及相關知識也逐漸建立，在史瓦濟蘭，也同樣有 HAART 療法，只是藥物的部分不像台灣、美國有第二線、第三線的藥物治療，藥物的副作用、經濟問題(返診交通車費)等等都造成史瓦濟蘭國民漸漸放棄治療，這也是 ICAP 面臨該如何去改善的問題。



於史瓦濟蘭實習生活期間，有許多事務需要自行打理，例如三餐、時間安排、各單位實習之目標與評值、以及行程的分配安排，從中可以體驗到自我安排一切的自由及該負的責任，我認為這是非常棒的學習經驗。而在史瓦濟蘭，主要以英語溝通為主，對我來說，較聽不懂當地人的口音，且史瓦濟蘭之前為英國殖民，英文也偏英國腔，對於在台灣較少接觸的我也是非常不一樣的體驗。史瓦濟蘭的貨幣是史幣，但南非幣卻也可以通用，是我認為當地蠻特別的部分。天氣方面因位於南半球故七月份至史瓦濟蘭為冬天，但中午出太陽實卻還是很熱，造成早晚溫差極大的問題，所以天氣方面還蠻難適應的。在史瓦濟蘭生活的一切對我來說都非常地新鮮，也體驗到了和台灣、和亞洲不同的國度。



在史瓦濟蘭一個月的見實習很快地就過去了，除了看到了當地醫療的運作、公共衛生政策與計畫之外，也細細品味了史瓦濟蘭美麗的風景。在實習時，很震撼很衝擊，不僅僅是看到當地人的疾病診斷，也看到了其人民之生活水準，雖然真的和台灣差很多，但看久了也漸漸地習慣了，以護理人員為例，執行無菌技術是最基本保護病人也保護自己的原則，在這裡則是不停地染污，不是沒有人教，而是她們”習慣”了，所以病人的感染風險大增，那病人的權利在哪裡？短短的一個月，我們只是過客，或許也無法改變什麼，只能進行交流，把所看到的帶回台灣，讓更多人認識史瓦濟蘭。

非常榮幸這次能夠有機會至史瓦濟蘭王國進行實習，也看見了當地人的需求及資源，更重要的是能夠重新檢視自己的專業能力，要如何去幫助、去改善所發現的問題？在台灣時，我期許自己能夠通過國考，成為護理師；而來到史瓦濟蘭見識了當地的醫療環境、醫護人員以及社會政策後，在未來，我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具備專業知識的優秀護理人員。

